

# 盧雲神父鐸職人生中的同性傾向

楊孝明

提起盧雲神父，相信沒有多少個基督徒不認識，無論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新教徒。因為盧雲神父可能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最著名的基督宗教靈修作家。本文並不打算介紹有關盧雲的靈修心得洞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回《神思》第 99 期，盧桂芳修女的介紹。

但是，又有多少讀者知道，盧雲神父一生都背負著一個另類的十字架？就是他自己的同性性傾向。所以，本文會集中探討盧雲神父如何面對這一個沉重的十字架。

盧雲神父生於 1932 年的荷蘭，18 歲才進入小修院，接著進入大修院作培訓，25 歲便晉鐸。時維 1957 年。

只要我們回溯歷史，便可以記起，1957 年，梵二還未召開，不單只教會還是在超穩定的狀態，即使是社會風氣，還是相對保守。今天們所面對的倫理難題，包括離婚、再婚、墮胎、婚前性行為、避孕等，在當年都未困擾教會，更遑論同性雙性議題。

在俗世社會，同志議題是在上世紀末才引起熱烈討論，而天主教會要面對的，其實是離婚再婚避孕等更普遍的問題。面對同性戀，教會只需要用一向的倫理立場便可以，就是婚姻以外的性行為都是不容許的，不論同性異性。直至今日，教會立場也沒有很大的變化，就是尊重同性性傾向人士，但反對同性性行為。

今時今日，面對有聖召的青年，教會會嚴格查問其性向，原因是近年教會內的變童性醜聞以及社會對同性戀問題的關注，使教會更嚴格篩選回應聖召人士。在盧雲神父的年代，教會肯定沒

有這樣的意識，而少年盧雲亦應不會知道自己的性向。不要忘記，那還是一個思想簡樸的年代，和今天早熟的青少年大異其趣。

盧雲被公眾知道其性向是要在 1996 年過身後，有傳記作者揭露出來。這事本身較為隱密，只是盧雲的家人及較為親密的朋友才知道。第一本揭露這事的書名為 *Wounded Prophet: A Portrait of Henri J. M. Nouwen*（《負傷先知：亨利盧雲肖像》，未有中譯本），作者是 Michael Ford。隨後，其他為盧雲寫傳記的作者也陸續將這事揭露出來。

或許在這裡值得再澄清，一個健全的修道人仕，無論神父或修女，對於自己的性取向會有清晰的自覺。若有教友以為修道人仕因不考慮婚姻，而不自覺於自己的性取向，這可能是一種誤解。因為性慾本身是天主的禮物，是任何正常而健全的人所有的本能。現代社會因青少年早熟及受社會文化影響，很早自覺自己的性取向。早期以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般比較遲熟，但在青春期後應已有自覺。

究竟盧雲的性向，對他有什麼影響？當盧雲覺醒自己同性性向的特徵時，他有可能會感到自己的「不健全」。畢竟，直到今天，天主教會仍然認為「同性戀傾向在客觀上是錯亂的」（CCC2358）。在 1973 前，美國官方仍認為同性戀是失調或疾病。

在盧雲的所有作品中，有不少是十分坦白，真誠，向讀者敞開自己的作品。但沒有任何一本作品完全涉及他自己同性戀這一面向。他究竟如何面對自己這個奇特的十字架——同時是神父又是同性傾向者？由於沒有第一手自述資料，我們唯有以盧雲作品

中，他和別的人際經驗、他自己的苦惱、困惑及掙扎中，去看他如何面對。因為我們相信，他的這些苦惱、困惑、掙扎及人際關係衝突中，必有涉及他自己的內在矛盾以致他的同性掙扎。

我們看了盧雲的作品，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他堅持貞潔、堅持自己是一個普通人及對自己真誠坦率。這是他用以渡過這難關的三個支點，缺一不可。當然，最後是他認同於十字架上的基督，與救主耶穌基督的苦難結合起來。

首先，從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盧雲神父沒有堅守貞潔的教律。作為一位神父，這是基本的本分及要求。在香港，大部分神父都能遵守，甚至可能比歐美地區的神父做得更好，因為歐美在性方面是比較開放的地區。因此，當盧雲神父堅守貞潔時，可能有不少人會認為沒有什麼大不了，因為他是神父，本應要如此。甚至乎可以說，若他不守神父的規條，那麼，教會中對同性戀的限制，他也必要守了。

老實說，若有以上想法的教友，明顯是以下等痛悔來面對信仰——守規誡，怕受罰！我們深信盧雲神父不是如此，而是以上等痛悔的心來面對信仰的挑戰和罪的誘惑。有什麼證據？盧雲神父有不少作品都表達自己的破碎，這一種表達，只有上等痛悔的人才能做到。

「雖然多年來教導、演講及寫作有關獨處、內在自由，及思想上的平靜，但我卻在自己的衝動和幻想上不斷地跌倒。」「不知為何，我曾期望我的不安將能轉變成平靜、我的緊張變成平靜的生活模式，並且我眾多的迷惘和矛盾情緒都能變成對天主一心一意的委身。但這些的成效、結果或成績都沒有成真。」

(*Genesee Diary*)

第二點，盧雲神父一直覺得自己是普通人，是一個平凡的人，雖然他也知道這世界並不是很多人做神父，同時在哈佛及耶魯教學，而又是同性傾向。當然，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有自己的故事。但視自己是平凡普通人，可以令自己從高處降回凡間；同時也可令自己的「不健全」顯得沒有這麼的不健全。畢竟，全世界若有百分之三的人是同性戀（同志組織估計是 5-10%，其他專家估計是 4-6%），那麼便是有兩億多人是這傾向，等於有兩億多人一起是背負相同的十字架。

在寫給他的朋友的一本書，《活出有愛的生命》（*Life of the Beloved*）中，盧雲說：

「作為一個被按立的牧者，我常被視為特別的人物，是被『分別』出來，被選為與眾不同的。我常嘗試表示或證明我『只不過是我』（“Just me”；是我名字“Henri J.M. Nouwen”的另一解釋！），也不期望高人一等，或被當作有特別身分。」

在盧雲的很多很多作品中，他表現出與普通人一樣的感情，甚至比普通人更感性，更情緒化，充滿喜怒哀樂。他的作品之所以這麼受歡迎，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太能了解我們的感受，他實在太認同我們。他看似是一位平信徒多於一位神父。而其實盧雲的生活模式也和普通神父不太一樣，他不住在聖堂中，也不負責堂區工作，接觸的人多是平信徒甚或沒有信仰的人，他的朋友是普通人多於神職人員。他的心理狀態似普通人多於神職人員或甚至多於基督徒。盧雲有很重的憂傷感，他在《你能飲這杯嗎？》（*Can You Drink the Cup?*）中表達：

「在和智障人士及他們的幫手生活了十年後，我深深體會到我自己的心充滿憂苦。我知道我的憂傷就是我的，不會離我而

去。事實上，我知道那是一種古老而深沉的憂傷，即使積極思想或樂觀主義都無能為力。青少年期尋求愛人的掙扎仍在，青年人對他人肯定的需求，未獲滿足的感覺，依然活在我內。往後，我母親和許多親戚、朋友的死亡，帶給我一連串的憂傷。猶有甚者，我對自己未能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又時時祈求天主，沒有賜予我最渴望的東西，而感到深深的悲哀。」

寫了無數祈禱書籍及文章的盧雲，在別人心目中必定是一個禱告專家。但是，他很坦率地在《奉耶穌的名》( *In the Name of Jesus* ) 說：

「我年紀愈大，是否愈接近耶穌？當了神父二十五年了，發覺自己的禱告生活很差，現實生活似乎又疏離人群，滿腦子都是急待解決的問題。每一個人人都說我真的做得很好，可是我內心卻有聲音告訴我，我的成就使我的靈魂陷入險境。於是我開始問自己，缺少默觀式祈禱、寂寞、經常忙於處理要事，是否顯示天主的靈被壓住了，我實在模糊不清，除了說笑以外，我雖然從來沒有說過地獄，可是當我有一天醒來，卻發現自己活在黑暗的地方，那時心理學上的『透支』( burn out ) 正好是『心靈死亡』一個很貼切的代名詞。」

正正是這種表達出創傷和碎片的人生，使盧雲成為一個「負傷的治療者」( the wounded healer )。在他傷痕纍纍的人生中，到最後，他真的受傷到不行了，盧雲需要專業治療，他經歷了嚴重抑鬱。盧雲在黎明之家中，認識到同事納丹波奧 ( Nathan Ball )，建立了一分深厚的友誼，但可惜這段友誼突然中斷，令到盧雲受到很大的打擊。盧雲一面接受治療，一面同時把自己的內在感受用文字表達出來，他坦誠面對自己，面對內在的缺陷，這

本書就是後來的《心靈愛語》（*The Inner Voice of Love*），在書中，盧雲描述：

「正值身邊所有人都對我顯明他們愛我、關心我、欣賞我、甚至稱讚我的時候，我卻體味自己是個一無是處、不值得愛護、卑鄙下流的人。正當眾人伸出雙手擁抱我的時候，我卻面對自己人生悲劇的無盡深淵，更感覺到生無可戀。就在我找到一個家的時候，我卻徹底地感覺到無家可歸。當我的屬靈洞察力被推許的時候，我卻信心盡失。在有人感激我引導他們更親近天主的時候，我卻以為天主已經離棄了我。那就好像我最終找著的安樂窩竟然是無處容身的地方。憂傷使我完全癱瘓了。我再無法入睡，連續數小時不停地哭泣。安慰嘉言或責辯均無法觸動我，我也再沒有興趣去了解其他人的困難。我完全失去對食物的慾求，也不能夠欣賞音樂、藝術、甚至大自然的美態，一切都變得黯淡無光。一股哀嚎悲鳴從我裡頭某處我不曾知道它存在的地方發出，一處滿是魔鬼的地方。

觸發這一切是由於一段友誼突然終斷了。來到『方舟團契』與一班非常脆弱的人居住，我漸漸放下自己大部分的防範心理，並且向其他人更完全地開放我的心懷。在眾多友人當中，有一位能夠以我從未體會過的方式感動我。我們之間的友誼鼓勵我，容許自己在更多的信任和信心下，接受愛和關懷。對我而言，這是一次無限歡愉及和諧的嶄新體驗，就像一扇在年青時及成長後大部分時間都一直被關上的心扉被開啟了。

然而，這段深深觸動我的友誼卻引導我進入傷痛的道路，因為我不久發現這位開放我敞闊空間的朋友並未能滿足我。我變得佔有慾、貧乏、依賴，並且當這段友誼終必須停止的時候，我被

摔得粉碎。我覺得自己被遺棄、被拒絕、被出賣。事實上，各種極端的情緒交互糾纏在一起。

理智上我知道沒有任何人間友誼可以填滿心靈深處的渴望。我明白只有天主才可以滿足我。我清楚自己所走的道路，除了耶穌之外，是沒有人可以伴隨的。可是這一切知識並不能幫助在痛苦中的我。

不久後，我認識到除非我離開所屬的群體，並且向那些可以帶領我重獲釋放的人求助，否則我無法在這種精神及靈性衰殘的傷痛中復甦。藉著一個獨特的恩典，我找到適當的地方和人選，給我所需的心理和靈性照顧。往後半年，我在看來永無休止的極大痛苦中生活。不過，兩位負責照顧我的導師並沒有容我處於孤獨，並且溫柔地推動我一天一天地度過，有如父母對著負傷的兒子般不放棄我。

出乎意料之外，我沒有失去寫作的的能力。事實上，寫作成為我掙扎求存的一個資源。它使我可以稍作自我抽離，免得我沉溺在絕望之中。這是我所需要的。差不多每一天，通常在與導師見面之後，我會寫下一道〈屬靈訓諭〉——那是在會面中浮現，給予我自己的命令。這些訓諭直接針對自己的內心。除了我之外，它們對其他人並沒有甚麼意義。

在開首的幾個星期，我的傷痛好像只有增劇。嚴嚴收藏起痛苦的地方給掘開了，幼年的恐懼體驗被帶回意識之中。那段友誼的終止迫使我進入我靈魂最深層的地方直接檢視收藏在那裡的東西，並且在其面前選擇生命而不是死亡。感謝那兩位對我不捨不棄的導師，我能夠一天一天地向生命逐小邁步。其實我可以很容易變得苦毒、憤怒、沮喪、自毀。這些情況沒有出現正是掙扎的

後果，也就是這本書所記錄的內容。」（《心靈愛語》*Inner Voice of Love* 序言）

正正是這樣坦率的表達，令我們一再看見盧雲內心深處，是極渴望人間之友誼與愛。其實我們大部分人都一樣，渴望人間之友誼、愛情、友愛、家人的支持等等。友情、愛情，其實就是我們普通教友的人生支撐點，當然我們知道天主在愛著我們，但我們通常更重視可見的情誼多於天主之愛。但是，作為一個神父，他們在做修生，在鐸職的訓練中，常被鼓勵要更依靠天主之愛，多於人間之愛。所以，有不少神父是較為獨行俠。從好處想，是獨立，獨當一面；但從另一面看，修道者正正少了人世間之溫情，靠天主就是少了靠人。當然兩者並不互相對立，但要取得平衡也不是容易的事。

從盧雲上面的自白中，他明顯是不能取得平衡的人。在他的作品中，我們知道他並不能從家庭中，尤其是父親中得到溫暖的支持。他自己說明，從青年到成年期，他的心大部分時間都是緊閉著。

當然有不少人或神父也是把心房緊閉，但當遇上覺得相逢恨晚的朋友而大開心門，這在成年人也不多見，神父中更少見。原因是我們一直恐懼受到傷害，以致我們過度保護自己，失去純真的心。盧雲一直渴望著人與人之間的愛及親密關係，導致他大膽地打開心門，這證明了，他仍然很天真。在這裡，我們不想揣測同性異性傾向的問題，會給盧雲帶來多少影響，只是想說明，無論什麼傾向，只要你仍然保持純真，願意受傷害，你便會向人打開自己。而盧雲的確因此而受傷，不單如此，他其實也傷害了人。在盧雲自白中，他的朋友納丹也深深受傷，因為盧雲對他的要求很大，很佔有，以致納丹感到不能滿足盧雲的要求。



當我們心靈受創時，我們會找專業人仕支援，找輔導。但是，有不少神父拒絕這樣做。但盧雲一直當自己是平凡人，所以他才有這種平凡人的煩惱，所以他也要以一個平凡人的身份尋求協助。

在尋求協助的過程中，盧雲把自己的內心世界以文字表達出來，想不到這一種文字表達也成為治療的良藥。因為這就是對上主的禱告，有點似聖詠一樣。盧雲的內在掙扎向我們示範了一個受傷的心靈如何走向痊癒，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我們深信，若他這經驗對異性戀傾向的人有幫助，也必定對同性傾向的人同樣地有幫助。畢竟，先於同性或異性傾向，我們最基本的身份是人，都有人的基本特質、情緒、感情。而盧雲更高妙地示範了不掩蓋自己的感情及需要，但也同時遵從教會的訓示，把他的苦難結合於基督的苦難，背起一個特殊的十字架。